

黔北遵义,红色圣地,犹如南湖红船,犹如井冈山,犹如瑞金,犹如延安,犹如西北坡,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刻下了永恒的印记。

红色遵义,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之城”。88年前,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力挽狂澜,解决了党内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将濒于绝境的中国革命拯救出来,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航向。

前不久,浙浙沥沥的春雨下,我怀着庄严的情思,走进遵义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遵义会议会址参观。进入院门,抬眼望去,毛泽东亲笔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镶嵌在门楣上,这6个大字飞扬、遒劲,充满革命豪情,令我想起了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沿着二层小楼的木质楼梯拾级而上,穿过回廊来到会议室,房间中间放着一张板栗色的长方桌,天花板中央吊着一盏旧式煤油灯,四周围着一圈藤心靠背椅,桌下有一只当时用来取暖的炭火盆。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铸就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敢闯新路”的遵义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经历了从酝酿和准备到召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起了主导与决定作用。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回忆遵义会议说,在进入贵州前后,就争论起来了,开始酝酿召开政治局会议。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激烈。在争论过程中,党和红军大多数高级干部的觉悟和团结,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会议室墙壁上,悬挂着参加会议人员的照片,他们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陈云、朱德。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高级将领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列席会议的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

遥想当年,与会者走进庄重的会场时,他们的脚步是沉重的。会议中心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

仰望遵义

□朱治桂

苏区根据地的问题;检讨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和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生死攸关的方向问题是会议的关键切入点。1935年1月15日晚7点,会议开始,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就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论作长篇发言……

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在微弱的油灯之下,作“副报告”的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在于主观因素,同时对博古、李德作了不点名的批评。紧接着,张闻天手里拿着与毛泽东、王稼祥经过充分酝酿、研究的提纲发言,宛如剥笋一般,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逻辑严谨,措辞激烈,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做了很好的铺垫,也为毛泽东的发言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在长篇发言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大量事实,系统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全面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从而获得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朱德也一改过去宽厚慈祥的态度质问李德:“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他声色俱厉地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李德在多年后回忆起遵义会议上使他难堪的场面时,依稀记得“毛泽东的报告很可能是以掌声和欢呼声通过的”。

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会上,陈云、刘少奇、聂荣臻、刘伯承、李富春、彭德怀等绝大多数人反对“左”倾军事路线,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址陈列的历史资料记录了厚重的历史:李德在会上情绪低落,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完全不同意对他的批评,并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博古虽然没有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他表示愿意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表现了共产党人的磊落态度。

伍修权在回忆文章中记述,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评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

中国革命前行的航向、命运的转折,因这一时刻,注定彪炳史册。在会议室里,举起来一只手!又举起来十多只手!这些托举的手如燃烧的火炬,如点亮夜空的星光,如红日的喷薄。因为这一群带领数万红军将士的人,用他们举起的手,校正了航船的方向,驶向成功的彼岸。会上,当王稼祥宣布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语音传递到大家的耳中时,获得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

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扔掉“洋拐棍”,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根本转折点,标志着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完全可以独立地承担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缓步于会址陈列馆,凝视着伟大转折的一个个画面,朱德总司令会后的赋诗回荡在我耳际:“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绝地逢生开正路,狂澜遇险启新航。从此,红色的火焰从西南燃向西北,最终燃向全中国。

时光不语,镌刻不凡。遵义会议已经过去88年,但它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让它穿透历史的尘埃依然熠熠生辉。照搬别人的理论写不出自己的历史,复制别人的模式开辟不出自己的道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乡音恰在黄花湾

□徐晓萍



春节假期,觅得雨疏之际,随着导航,沿着桃江河畔,曲曲折折,来到了网红打卡地龙南渡口镇莲塘村的黄花湾。

一进村口,只见两棵参天的古柏分列一祠堂的两旁,青枝摇曳。沿着黝黑的柏油路,抬头望去,“黄花湾共享村落”指示牌掩映在鲜艳的三角梅之中,一个黄墙青瓦、飞檐斗拱、错落有致的客家古村落展现在眼前。

小花点缀的一民居石砌矮墙

上,大大小小、密密疏疏,写上了许多久违的客家俚语:“伢崽”“后生崽”“蛮仔古”,客家人对青少年的称呼趣味十足;“贡大炮”“傻傻勾勾”“超人”“呃呃塞塞”……这些客家龙南话表达的意思只有本地人才能品味出其中深义。

小径边,修竹婆娑。细瞧之,上面歪歪扭扭刻上了不少客家人的歇后语:“七月半的鸭子——迟了早了”,“蚊刁牛角——唔痒唔痛”,“芋荷包泥鳅——溜光溜净”……言犹在耳的客家话语,充满了先民们的智慧力量。

酒旗猎猎,米酒浓香。木柱之上,劝酒文化,被挖掘呈现:“响拳食酒”“武两杯零酒嘢”“莫吨伞把嘢”……客家人淳朴好客、大方豪爽的性格淋漓尽致。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些留在客家人记忆深处的乡音,让在外的游子倍感亲切。撑一把折叠伞,游客们或浅唱低吟或拍照留念,开怀一笑中,不经意间让客家人的乡音符号穿越历史,得以传承记忆。

客家宗祠内,一排排明清风格的学堂案几摆放整齐;孔子像前,学子们诵读家风家训,潜心求学的琅琅书声绕梁回响;宗祠门口的池塘正在蓄水,四周或黄或红的菊花萦绕其中;跨塘石拱桥下,各种颜色的格桑花开得正艳。

村落的前头,一条高速公路绕村而过。诗与远方,传统与现代,在“涯是客家人,涯爱涯家乡”的歌声中弥漫开来,越飘越远……

状深裂,形成半月形。据介绍,贝叶棕的寿命大约是50年至60年,一辈子只开一次乳白色的花。开花,结完果,它就慢慢地枯萎死亡了,是典型的自杀式繁殖方式。

不远处,4个身着绚丽服装的嗒哆哩(傣语,即年轻的男子)和哨哆哩(傣语,即年轻的女子),悠闲地坐在几棵浓密的铁刀木树荫下,你拉我唱,聊天说笑,好不轻松快活。

木楼下,村道边,摆着好多水果摊子,新鲜漂亮的椰子、槟榔、香蕉、榴莲、芒果、菠萝、酸角、橄榄、菠萝蜜、甜木瓜、神秘果、火龙果,让人垂涎欲滴,忍不住要去买几个品种带回地尝一尝。

前面的曼春满佛寺里,传来钟鼓声。玉罕说,这座佛寺始建于公元582年,是佛教传入西双版纳后修建的第一座佛寺,在东南亚享有盛名。每逢有重大佛事活动,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的僧侣和信教群众,都会来这里参加朝拜和诵经活动。走进古老的佛寺里,但见梵音缭绕,烟雾氤氲,香客不绝。佛寺东侧的那座佛塔,是由10多米高的主塔和4座5米高的子塔组成的,通体涂着金粉,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玉罕领着我们在曼春满村寨转了一圈之后,便沿着长长的木楼梯,带我们上到木楼里,脱下鞋子,坐在小竹凳上,听她娓娓动听地讲述傣家人的民俗风情。走下木楼,见不远处的凤尾竹丛中有一座华美的小佛塔,便想过去看看。玉罕说,那是傣家人的水井,小佛塔其实就是井罩,它保护着井水不被污染。我感叹说,汉族人聚居的乡村里的水井,都是在露天敞开着,想不到傣家人的水井竟是这么精致漂亮,对井水呵护得这么好。玉罕一听,乐了。她说,傣家人历来是爱水、惜水、敬水的,尤其敬重水井。傣家的水井都建在绿荫丛中,还把每口水井建成的那一天定做“祭井日”。每年到了“祭井日”那天,寨子里的人都会穿着傣族盛装,来水井边打扫卫生,清除井底淤泥,将井罩彩绘一新。

我见井罩只有一个低矮的门洞,而且门洞内的井台外边还有一道防止污水流入水井的井栏,便问玉罕怎样进去挑水?玉罕说,傣家人是站在井罩外边,用公用的长柄竹筒水瓢,伸进去将井水舀出来,再倒入自家的水桶或水罐里的,绝不能用自家的水桶直接去取水。大家都把水井奉若神明,孩子们从不到井边去玩耍,妇女们从不在井边淘米、洗菜、洗衣服。听玉罕这么一说,我不由对眼前的水井肃然起敬。

这种能刻写贝叶经的贝叶棕,我刚刚在勐仑植物园里见过。那是一种高大粗壮的乔木状植物,高达20米,叶片硕大,呈扇

那年早春二月的一个下午,我们从勐仑植物园(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返回景洪,路过澜沧江边的橄榄坝。女儿说,别人都讲不去橄榄坝,就没看到真正的西双版纳,我们也去看吧。

美丽富饶的橄榄坝,是西双版纳的数十个坝子中海拔最低、气温最高的坝子。站在高处眺望,它宛如一颗青翠碧绿的橄榄,镶嵌在奔腾不息的澜沧江

走过橄榄坝

□李吉昌



江南印象 李海波 摄

一座城市放在省级地图上可能会占据很大一片地方,放到世界地图上就变得小了。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一座高山隔着几百米远远望去,我们会觉得不过尔尔,凑近了再看时,方始觉出它的高和大大。于人亦然。你若不了解一个人,他在你眼里顶多算一个活物,你若对他有了深入了解,才能洞悉他的平凡或者不凡。

换句话说,标准不同,距离不同,亲疏不同,人、事、物呈现出来的状态以及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也是迥然有异的。而我们所要做到的,就是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标准,清楚地定位自己,而不是人云亦云。

钱钟书先生曾经在一篇谈论《伊索寓言》的文章里讲述牛与蛙的故事时写道:“母蛙真是笨坯!她不该跟牛比伟大的,她应该跟牛比娇小的。”这话真应该拿给那些动不动

世上没有无用者

□潘玉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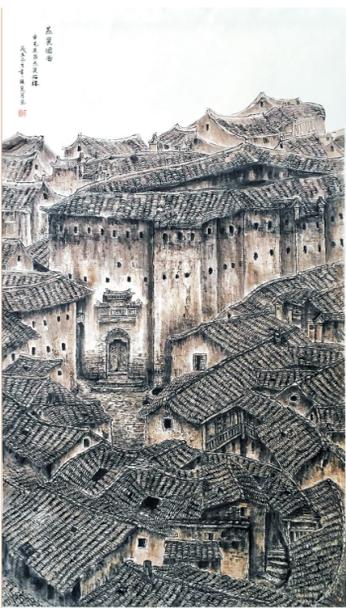
就提“别人家”的人听听,因为它不独青蛙受用,于我们而言亦不例外。如果我们总是与天比高,与海比深,定然会输得很惨,可是如果我

们与天比渺小与海比浅显结果就会大不相同了。

世间万物没有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能让经验蒙蔽了眼睛,更不可让主观意识带入歧途。人的一生无法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时间在变,河在变,人也在变,行路的难易大多与此有关。故而,我们只有清楚地定位自己,才能找准参照物,更好地行路、做事。

世间万事也向无绝对,大与小,快与慢,好与坏,善与恶,有用与无用,都是相对的。举个例子,一枚石子或是一枚钉子,论大小,远不及大理石,但只要用之得当,它们的价值未必就不如大理石。同样的原理,放在碗和碟上也可通用。

世上无难事,亦无无用的人和物。用之合适,便是大才和大材,用得合适,才有所谓的“废材”。



在春天去看一座古围

□赖丽芳 诗/画

在春天,去看一座古围
湿漉漉的石板路,能踏出古诗一样的平仄
雨 敲打着青瓦涟涟
顺着刻有纹饰的瓦当滴下来
屋脚的颜色更深了 青苔泛着绿光
葶苈、塘葛、牛尾巴蒿、黄鹌菜钻出石隙
一探春光
一节篱笆,等着葫芦攀藤
如此 似曾相识的巷弄

在春天,去看一座古围
万历年间 那块形似蟾蜍的乌石
与一座半月形古围 故事
围里的人讲了又讲 至今没有人知道
那只从石头里飞出的金鸭子
去了哪里
或许围门前那刻在石鼓上的石狮 曾看过
一道金光在门前逗留
古围外那片湖水 曾照出霞光里的传说
它从不曾离去 听说
乌石里还住着另一只金鸭
细仔仔问老姨婆:金鸭可食酒饭团?
从此 乌石就磨出了一层糯浆

在春天,去看一座古围
推开古旧的时光
天井里 下着万历年间的雨
三把墙龙头凤尾 翘角上
金狮极目远眺 回望中原
吉象、猴、鹿、鹤亘古不变的图腾
外挑围内走马,三进三开雕梁画栋
大夫第、走马廊、廊壁壁画
工匠们把屋主意图上的理想国
筑立在群山环绕的土地上
登上四角的炮楼
穿过深邃幽暗的枪眼炮洞 听见历史的回响

在春天,去看一座古围
那位围里的老人
还在向我们讲解着古围的前世今生
他从一个古旧的樟木箱里
拿出一册厚厚的线装族谱
如此 似曾相识
带着岁月的色泽
忆起阿公收藏着同样一本族谱
窗下书桌前 阿公曾用小楷标注着
同宗同源 墨香犹在
摸着族谱的脉络
那一刻,我看到一束春光在生长

故事
围里的人讲了又讲

春天的那些花儿

□钟琼

春天的风,是村口的一声吆喝
俯身经过田埂
桃花、油菜花和三色堇,扇动起蝴蝶的翅膀

冰雪过后,有关复苏的颜色是温暖的
比如新芽、清泉,比如归巢的燕子
比如花瓣书写的情书
河流依旧轻轻哼唱着歌谣

回望童年的院子
一丛野蔷薇牵着泥土,篱笆和阳光